

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

——试论陈赞一博士游记小说《路途上》的叙事艺术与生命哲思
何开文

何开文，笔名可人学人，江苏宝应人。系中国新闻传媒集团顾问、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第三届）、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1984年以来，已在《文艺报》《文学报》《雨花》《天津文学》《微型小说月报》《金山》《微型小说选刊》等中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400多万字。已出版微型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诗歌集及学术论文集等作品集19部，主编出版文学、论文、写作等专集15部。

曾获国家、省、市、县级各类征文（一、二、三等和优秀奖）60多次，有获奖作品集《收获梦想》佐证。

绪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行为被称为“寻根文学”。

何为寻根？寻根是指追本溯源、探究事物根源或底细的行为。寻根文学则是一次文学寻找自我的思潮，其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寻找民族文化、民族文学的自我；二是寻找作家的个性自我。寻根文学把探寻的笔触伸进了民族历史文化心理结构中去，超越政治批判层面而突入到历史文化反思层面。代表作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

然而，让我眼前一亮的是，纵观韩少功的《爸爸爸》、阿城的《棋王》以及贾平凹的“商州系列”等作品，多以批判性视角审视民族文化的沉疴与劣根性。可陈赞一博士（以下简称为陈博士）于上世纪1984年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由香港加略山房1996年出版发行），却在众多寻根文本中显得独树一帜。整部作品约13000多字，结构完整，意象统一，在平实的叙述中蕴含了对生命意义、孤独漂泊、人间温情与情感归宿的深沉追问。以简洁朴素的笔法，完成了一部具有多重解读空间的作品。

不同于当时主流叙事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陈博士将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未被规训的美善，以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讲述了一个香港青年莫问天在中国大陆旅途中，经历身体漂泊与心灵蜕变的故事。小说以日记体形式，记录了莫问天从广州出发，北上北京，西至内蒙古草原，再辗转济南、泰山、曲阜、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最后在中秋之夜独自乘火车经广州返回香港。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位移，更是一场从“漂泊无依”走向“精神还乡”的心灵跋涉。

可以说，陈博士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是香港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在寻根文学上非常独特而又出色。一般的寻根文学寻到的是较负面的东西，而陈博士的《路途上》寻到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美善，以及香港作家的精神内核、思维方式和生存状态。这正是寻根文学本来想要追求的。

陈博士借由火车、草原、古迹的位移，不仅是一次地理意义上的远行，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寻找、人性温暖与生命意义的深刻探索，在平凡的日常叙述中蕴含对时代、人性与情感的深层思考。写尽了一个香港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生存压力与精神无依时的漂泊感与自我追寻。

本文试从游记漂泊、叙事结构、人物群像、情感羁绊、核心辩证、时代印记、艺术特色、哲思意蕴等角度，对游记小说《路途上》这部作品进行全面的评析和论述。

第1章

游记漂泊：

寻根，揭示精神困境与突围

「嗚嗚」「隆隆」「嗚嗚」「隆隆」「嗚嗚」「隆隆」「嗚嗚」「隆隆隆隆隆隆」
長長的火車緩緩啟動。

我一個人坐在窗子旁邊，看著完全陌生的人群，使勁揮手，有些更拿出手帕，
抹去眼角的淚水，在手影帕影的相送下，火車漸漸駛離廣州火車站。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游记小说《路途上》的开篇，主人公莫问天在广州火车站的挥别，定下了“在路上”的漂泊基调。这种漂泊具有双重性：表层是火车串

联起的物理空间流转；深层则是现代个体的精神无根状态。他独自坐在火车窗边，看着陌生人群的离别场景，欣赏着沿途风土人情和自然景观，便奠定了作品主人公莫问天“漂泊”的基调。这种漂泊，首先是物理空间的辗转，即从广州出发，经北京、内蒙古、天津、济南、南京、苏州、杭州，最终抵达广州，再返回香港，漫长的旅途串联起不同的地域风貌与文化场景。

一方面，表现为对“哪里是我的家”的叩问。阅读全书，我以为，更深层的是主人公莫问天精神层面的漂泊：他大学毕业后职场受挫，父母双亡，无家可归，“哪里是我的家”的叩问，精准击中了殖民语境下港人的身份焦虑，也道出了现代社会中许多人的精神困境——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体如同浮萍，有时竟找不到归属与依托。

陈博士并未让主人公沉溺于自怜，而是通过旅途中的“撞击”实现突围。在内蒙古草原，个体的渺小感消解了都市功利主义的执念；在泰山之巅的病痛中，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直抵存在主义的核心。

旅途中的种种遭遇，成为莫问天突围精神困境的路径。火车的“隆隆”声、草原的辽阔、长城的残破、泰山的病痛，这些经历不再是简单的观光体验，而是一次次心灵的撞击。在蒙古草原，他感受到自身的渺小，“渺小得好像这片无尽的草原上的一根草”。

这种对宇宙与生命的敬畏，让他暂时放下个人的得失；在泰山病倒时，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我这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更是直击现代人灵魂深处的迷茫。旅途，成为了他逃离现实焦虑、寻找自我价值的精神避难所。

另一方面，表现为“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锚点。主人公莫问天父亲的那句“总要挺直腰板活下去，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是贯穿全文的精神锚点。尽管现实逼人折腰，但这趟北行寻根（长城、故宫、草原）的旅途，更像是在重新确认身份认同与精神气节。

这在全书叙述中意味着什么？可以有两种解读：一是记忆与书写的分离。真正刻骨铭心的经历反而不需要书写，因为它已经刻在了莫问天的心里：“心里绞痛，眼前的景物已经被泪水浸得模糊。”而王倩贞带走的日记本，恰恰成为了他们感情的见证与信物；二是叙述权的转移。日记本到了王倩贞手中，意味着这段旅程的故事将由他们两个人共同书写。

小说结尾的处理极具现代性：日记本的移交意味着叙述权的让渡，而火车“隆隆”的声响则暗示，精神的寻根永无止境。仿佛在告诉读

者：火车继续前行，故事尚未结束。这种开放式结局打破了游记文学“到此一游”的肤浅记录，揭示了记忆的选择性与精神突围的未完成性。

我以为，这个结尾极具现代性，打破了游记小说“记录即真实”的幻觉，提醒读者所有叙述都是选择性的，而真正的记忆，往往存在于叙述的缝隙之中，从而提示了精神困境与突围在寻根中的意义和作用。

第2章

叙事结构：

旅程，隐喻铁轨上的生命节奏

巛簸的火车，使人想起巛簸的人生。大学毕业以后，满以为很容易找到工作做，怎知很多工作都需要有关的经验，我好不容易在一所小学找到一份教职，却受到同事的欺凌，因为全年只有我一个新人，他们不愿意做的工作，都推举我去完成。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陈博士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旅程即人生”的隐喻框架。最显著的结构特征，是以火车“隆隆”的行进节奏作为整部小说的内在节拍器。开篇以一连串“呜呜”“隆隆”的拟声词拉开序幕，结尾又以反复回响的“隆隆”收束全篇，使得全书首尾呼应。《路途上》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广州到北京，侧重展现主人公的孤独与迷茫。主人公莫问天大学毕业后的职场挫折、父母早逝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都市中一个无根的浮萍。火车上偶遇的程老伯，以最质朴的方式给予他萍水相逢的温暖，在北京清晨宾馆门前的守候、两篮自制的鱼饼，为旅途投下了第一缕亮色。

小说作品的空间移动富有层次感，从拥挤的广州站到广阔的蒙古草原，从故宫的皇家气派到草原的苍茫辽阔，空间的开阔与人心的敞开形成了微妙的呼应。火车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工具，更是一种存在状态的隐喻：人从出生起便登上了一列不知终点的列车，沿途经过一个个站台，遇见一个个旅人，经历一次次离合，最终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下车。

第二个部分：从北京到曲阜，是莫问天精神历程的低谷与转折。长城的沧桑让主人公莫问天生发感慨：时间对一切丰功伟业的消磨，泰山病中的无助，使他发出“这世界真没有什么可靠”的悲观叹息，而曲阜车夫在大雨中揹他求医、分文不取只求一罐奶粉的善举，则让他重新确认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小说作品节奏如车轨般“不缓不急”，用细腻的环境与心理互文，把一段普通的旅程，升华为一代人在时代夹缝中找寻立身之道的心灵史，从而隐喻出铁轨上的生命节奏。而火车“理性地一步一步向前跑去”的描写，与全篇开头的“火车如此理智地在冰冷的车轨上直驶过去”遥相呼应，但此刻的“理性”已经有了不同的意味：它不是冷漠，而是命运不可抗拒的必然。

第三个部分：从南京到杭州，莫问天与王倩贞相遇、相知、相别。情感线渐次升温，最终在西湖的垂柳与中秋的圆月下留下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日记本被王倩贞带走，故事在火车的轰鸣声中戛然而止。是的，王倩贞带走了日记本，也带走了主人公莫问天的心事。而他在西泠印社刻的那对印石，一块给了她，一块留给自己。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联结。

火车“开开停停”如同人生的起落浮沉，“上上落落”的乘客如同生命中的过客。而那些不知名的小站、偶然相遇的陌生人，恰恰构成了旅途中最真实的人文和风景。

这种三段式结构较好地呈现出了“孤独—相遇—更深层的孤独但已有所寄托”的情感弧线。每一次火车启动的“隆隆”声，都标志着一段心路历程的结束与新的开始。

第3章

人物群像：

善意，照见底层人物的温暖底色

不用謝！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嘛。你住在那裡？你把地址寫給我，我跟孩子來探望你。」我將我要入住的賓館名稱和地址寫在日記簿的空頁上，然後撕下來給他。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人性温暖之处，便是陌生世界的善意之光。在漂泊的旅途中，莫

问天并非孤立无援，小说中一系列陌生人的善意，如同点点星光，照亮了他孤独的旅程，也成为作品中最动人的部分。陈博士笔下的人物虽着墨不多，却极具雕塑感，却形神兼备，人物画廊颇为丰富，小说构建了两幅互为补充的人物图谱：

其一是市井小人物。以北京程老伯、天津三轮车夫、曲阜车夫和刻字老人为代表。北京火车站遇到的程万里老伯，主动邀请主人公莫问天去家中做客，临别时还送上亲手制作的鱼饼。这份跨越年龄与地域的关怀，让他感受到了“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温暖，突显了市井底色的温暖光谱。

还有天津那位拒绝收取车费的三轮车夫，坚持带他寻找旅馆，那份豪爽与真诚，消解了异乡人的隔阂；三轮车夫强拉客人奔波半夜未能找到旅馆，分文不取还帮忙叫计程车，告别时“好像跟一个明天又会相见的朋友分别”。

还有曲阜的马夫，在他晕倒后毫不犹豫地背着他四处求医，寻医一个多小时，最后红着脸索要的回报只是一罐奶粉：“我的儿子刚刚出生，他的妈又不夠奶”。这种纯粹的善意，无关利益，只关乎人性的本真；刻字老人未经允许在笔上刻字要价三块钱，但字迹“苍劲有力”，莫问天望着他“嶙峋的背影远去”。

这些市井人物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生活窘迫却不失尊严，市井精明中藏着质朴的善良。他们不是完美的好人，却能在关键时刻选择真诚，再次证明了那句“世上还是好人多”的说辞。

其二是旅途遇知己。程老伯不识字，却以最传统的方式践行“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信条。火车上的偶遇延伸为北京清晨宾馆门前的守候，两篮自制的鱼饼承载着萍水相逢却情真意切的关怀。他清晨守在宾馆门口，只为送上两篮鱼饼。

外国人甘努力，是一个辞去大学教职、环游世界寻找生命意义的瑞士人，则是莫问天的精神镜像。他的困惑与追问与主人公形成了东西方的共振。两人在蒙古草原上的对话、在北京的结伴游览，为小说增添了思想层面的厚度，将小说的思考引向更深层面，一个辞去教职、环游世界寻找生命意义的瑞士人，与一个迷惘的中国青年在蒙古包中的对话，构成了一场关于时间、生命与存在的东西方思想碰撞，不仅是对生死的洞见，更是对全人类生存境遇的悲悯观照。

“时间总不停地逝去，就好像火车不停地前进，可惜火车到了终站可以再度开出，人到了终站就要下车”。这段对话将全篇的哲思推

向高潮和较高的境界。

这些人物形象，虽然着墨不多，却鲜活而立体，他们用最朴素的行动，诠释了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信任与互助，也让莫问天在漂泊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情，逐渐治愈着他内心的创伤，从而照见了底层人物的温暖底色。

第4章

情感羁绊：

遇见，诠释爱情与离别生命启示

寫完之後，我看見對面座位，一個長髮的少女正在看《本草綱目》，一邊看一邊在上面寫字，只見這位少女不過二十六七歲左右，為什麼會看這本書，於是我問她：小姐，你是學醫的嗎？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在《路途上》的叙事肌理中，情感线的铺设构成了主人公莫问天精神轨迹的关键变量。如果说前半段的漂泊是“无家”的苦旅，那么与王倩贞的相遇，则是这灰暗底色上骤然亮起的一抹暖光，小说叙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亮色。

1、关于对王倩贞的启示。独自旅行的年轻女中医王倩贞，与莫问天有着相似的爱好与价值观，他们在南京相遇，一同游历苏州、杭州，在山水之间交流思想、倾诉心声。从雨花台的雨花石，到寒山寺的诗意对吟，从西湖边的漫步到旋转餐厅的共舞，两人的情感在朝夕相处中悄然滋生，那份含蓄而真挚的情愫，成为漂泊旅途中最温暖的慰藉。

王倩贞的出现，是莫问天旅途中的重要转折点，也为小说增添了浪漫与哀愁交织的情感维度，预示着莫问天可能在漂泊中找到某种陪伴，但作者并未急于推进这条线索，而是让它像旅途中的风景一样，自然地展开。

从孤绝到相依，此前莫问天是彻底的孤狼，独自面对病痛与恐惧。王倩贞主动赠予粮票、把脉诊病，不仅解决了他生存困境，更带来了一种性别视角的平衡。一个年轻的女中医独自旅行，本身就是对旧时代女性角色的颠覆，以其知性与独立，与莫问天构成了平等的灵魂镜像。

2、关于对日记的启示。而莫问天日记的遗失，让这段美好的回忆失去了物质的载体，只剩下心中的印记，暗示了人生中许多美好事物的易逝与不可捉摸。莫问天与王倩贞的爱情，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在平淡的相处中展现了灵魂伴侣的契合。离别的伤痛，让莫问天对“家”的含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家不仅是身体的栖息之所，更是情感的寄托与共鸣。

当王倩贞翻越莫问天过往的苦难，如在游览泰山时的病痛和曲阜时身体不适的绝望，她看到的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而是一个真实的、脆弱的男人。这比任何情话都更能建立深刻的羁绊。小说结尾处的情节转折颇具匠心，就是莫问天发现日记本被王倩贞带走了。这个情节的设置，让整部作品在叙事层面上产生了奇妙的自我指涉，我们正在阅读的这部“游记小说”，其叙述载体（日记本）在故事内消失了，莫问天显然无法“记下这一个多星期的事情”。

日记的遗落，是全篇最残忍的神来之笔。它意味着这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失去了唯一的物证。正如莫问天自己所说，日记里记载的是“对我重要的事情”。现在，记忆只留在心里，而心是最容易遗忘的容器。日记丢了，联系方式断了，莫问天回到了他原本漂泊的轨道上，仿佛一场梦。

这正应了小说开头那句“我哪里有家？”。他以为找到了，但列车无情地将他载离。这部小说因此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寓言：我们在路上寻找归宿，却往往在抵达的那一刻，发现归宿早已遗失在路途之中。

3、关于对离别的启示。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离别终究是不可避免的。中秋节的临近，香港租房的变故，让莫问天与王倩贞两人的相聚显得格外短暂。西湖边的“多留一天”的请求，离别前的诗歌互赠，火车站的泪眼挥手，都将离别的怅惘推向了极致，让读者读后感动不已，有催人泪下功效。

小说将离别安排在中国传统节日——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夕（莫问天原定中秋前回港，最终多留一天，返程火车上正是中秋之夜）。中秋是团圆的节日，而莫问天“圆月当空”时独自在火车上，看到“家家户户都挂上灯笼，一家大小在门前吃东西”。这一意象与全篇的漂泊主题形成强烈的对照：家，是他始终渴望却始终无法抵达的地方。

“莫问天”，意思是不必问天意；“王倩贞”，意思是渴望安定与贞静。两人的相遇，如同他们的名字一样，仿佛是漂泊者遇到了可能的港湾。两人在南京中山陵那一段“扶手”的描写，细腻地刻画了中

年男女之间那种克制的情愫，为旅途带来了一丝人性的暖意。

4、关于对爱情的启示。应该说，王倩贞是全书着墨最多、也最理想化的角色。年轻的女中医，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精通古典诗词，与王倩贞在价值观上高度契合，从而产生了彼此的爱意。她的出现为莫问天的漂泊注入了温柔的亮色。

陈博士对王倩贞的塑造采取了留白与含蓄的手法，没有外貌的铺陈，只有“她柔软温暖的手”“微微浅起梨涡”“眸子裡满是泪水”等极简的白描。这种“不写之写”，反而使人物具有了某种古典诗词般的意境美。

第5章

核心辩证：

主题，感悟“无家”和“时间”流逝

那你在這漫長的旅途上，最大的體會是什麼？我體會到時間是不斷的流逝。不論你快樂或不快樂，成功或失敗，時間總不停地逝去。我點頭說：對，時間是不斷的流逝，就好像火車不停的前進，可惜火車到了終站可以再度開出，人到了終站就要下車。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最核心辩证的主题，一个是“无家”，是漂泊者对“家”的渴望与不可得；一个是“时间”，是作者对“时间”不停流逝的感悟和感慨。它之所以超越一般的游记小说，在于其对“时间”与“空间（无家）”深邃的哲学辩证。

首先是感悟“无家”的困境。在这种“无家”的困境中，旅途本身成为了一种替代性的存在。火车上“二呎闊六呎長”的卧铺、宾馆里的房间、蒙古包里的毡子等临时栖身之所，构成了主人公莫问天全部的生活空间。但正是在这种不断移动的状态中，他反而获得了某种自由：可以随时与陌生人交谈，可以不计后果地为王倩贞多留一天延长行程。

莫问天在西湖边有一段直白的自白：“我認為家是感情安居的地方。在那裡我可以得到休息，得到醫治、得到力量、得到愛，在那裡，我也可以付出愛，並且有人願意接受我的愛。”这句话是全书的文眼。但令人扼腕的是，他始终没有拥有这样一个家——父母早逝，没有兄

弟姐妹，职场屡屡受挫，连租住的房子也要被业主收回。

在这种流动的状态中，莫问天得以卸下教师、保险经纪的社会面具，回归为纯粹的“人”，但也因此暴露了现代个体在无根状态下的自由与荒凉。

其次是感慨“时间”的流逝。旅途中反复出现的感慨，是时间的不停流逝。瑞士旅人甘努力说：“不論你快樂或不快樂，成功或失敗，時間總不停地逝去。”主人公莫问天在长城上则意识到“縱使一個力敵萬人的猛將，也一樣經不起時間的消磨”。这种对时间的敏感，既是漂泊者无所依凭的焦虑投射，也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清醒：既然一切终将消逝，那么旅途中的每一次相遇、每一刻温情，才更加值得珍惜。

小说最动人之处，还在于主角在曲阜病榻上的那段独白：“我只知人一出生就要奔向死亡……我的一生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与瑞士旅人甘努力的话形成了互文：时间不断流逝，无论英雄还是乞丐，最终都归于尘土。莫问天的旅程，从香港的职场失意出发，穿越蒙古的苍茫、北京的古迹、山东的圣人故里，最终在病倒与救助中，触摸到了生活的本质，不是宏大的功业，而是那些微小、具体、甚至带着泥泞的人间烟火。

这种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知，促使他将目光从宏大的历史叙事转向微观的人间烟火，那些微小、具体、甚至带着泥泞的善意，才是抵抗虚无的唯一武器。

再次是“无家”与“时间”辩证的融合。小说开篇极具匠心，以一连串的“呜呜”“隆隆”拟声词拉开序幕，这不仅是火车启动的物理声音，更是莫问天内心动荡的外化。火车作为现代文学中经典的漂泊意象，在这里承载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既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也是精神世界的漂泊。莫问天从广州北上，表面是一场旅游，实则是一次逃离与寻找交织的心灵之旅，从而感悟出“无家”和“时间”的流逝。

“无家”的焦虑与“时间”的紧迫在旅途中达成了和解。正因为没有永恒的家，旅途中的每一次相遇才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时间终将消逝，当下的温情才具有了救赎的意义。

第6章

时代印记：

年代，展示社会风貌与中国侧影

我們找了很多間旅店，不是說不接待外賓，就是客滿，我們一直找到明月當空，最後，他滿面歉意的說：老兄，真不好意思，我認識的旅館都已找過，還是不能替你找到房子。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作为上世纪 1984 年创作的作品，《路途上》无意中成为了一部记录改革开放初期的“民族志”，也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1984 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粮票制度的存在，“不准猜拳”的标语，街头刻字谋生的老人，以及对外宾的特殊待遇，都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风貌。

陈博士以香港知识分子的敏锐笔触，捕捉和记录了那个转型时代的独特风貌。

第一，物理的标记，标志在物质匮乏与制度的痕迹。小说中大量细节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生动文献，如粮票的使用、只招待外宾的酒店、三块钱的刻字、十块钱的三轮车费、排队一个多小时买火车票、乡间找不到医生、奶粉作为珍贵礼物。正是这种物质上的紧缺，反衬出程老伯鱼饼、曲阜车夫援手的可贵，证明了“仁义”在匮乏环境中的坚韧。

这些细节不是猎奇的点缀，而是叙事有机的一部分。莫问天来自香港，拥有相对优异的经济条件，可以住外宾酒店、乘计程车，但他在旅途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生活在当时物资匮乏但人情浓厚的环境中。

第二，景观的标记。莫问天的路线（北京—内蒙—齐鲁—江南）是一条标准的文化寻根地图。他对慈禧误国的批判、对儒家文化的亲近、对长城历史沧桑的思考，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历史责任感，体现了八十年代海外华人试图通过重走中原来确认文化身份的集体冲动。

主人公莫问天作为香港青年，他的视角既带有对大陆的好奇与观察，也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反思。故宫、长城、孔林等文化符号的出现，不仅是旅游景点，更是中华文明的象征，莫问天对这些古迹的感慨。

第三，人文的标记。在陈博士的笔下，虽然对食堂服务员因为没有粮票而拒绝卖食物，态度生硬；酒店服务员不准程老伯进入大堂；泰山宾馆没有医生；曲阜乡间医疗条件匮乏等这些当时公共服务不完

善有所叙述，但同时三轮车夫、车夫大叔、程老伯等人善良举动的描写，又让人看到普通百姓在制度缝隙中依然保持的人情温度。这种不偏不倚的笔触，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时代的真实力量。

小说微妙地处理了“香港视角”。莫问天拥有相对优越的经济资本（住外宾楼、坐计程车），但他并未以此俯视大陆，而是在三轮车夫、刻字老人面前保持了谦卑。这种“视差”不仅展示了两地发展的差距，更揭示了在物质鸿沟之下，文化血脉与人性良善的相通。

第四，地理的标记。莫问天是香港迷茫的知识分子，王倩贞是大陆温婉的中医专业女性，两人的相遇是两个世界的短暂交融，美好却脆弱得像西湖上的倒影。那时候，从大陆去香港很难，从香港回大陆也不易，地理上的阻隔注定了这段感情的艰难。

王倩贞与莫问天的爱情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地理阻隔与时代局限的缩影——在八十年代，跨越罗湖桥的相遇美好却脆弱，如同镜花水月。

在全球化退潮、身份认同日益焦虑的今天，《路途上》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八十年代中国的侧影，更看到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如何在漂泊中寻找锚点，如何在时间的流逝中确认“我是谁”。这部作品以其朴素而真挚的笔触，为香港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份关于“寻根”正能量的温暖答卷。

第7章

艺术特色：

笔力，彰显朴素和节制的匠心

窗外的秋風一陣陣的吹來，天空中滿佈繁星，不知名的蟲兒在吱吱吱吱地叫，勾起人無限的悵惘。人實在太脆弱，如果我今天倒下，不能再站起來，我這一生究竟有什麼意義？我這一生未曾建立過什麼功業，也未曾真正地擁有過什麼的人，究竟一生有什麼意義？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的艺术风格以朴素、节制为主，其艺术魅力在于其“极简主义”的叙事美学。陈博士摒弃了繁复的技巧炫示，以近乎白描的笔触，在朴素节制中彰显了深厚的艺术匠心。

一是声音意象的运用。“呜呜”“隆隆”的火车声贯穿始终，成为

莫问天内心节奏的外化。在孤独时，这声音“总给人一种漂泊的感觉”；在离别时，这声音是“理性地一步一步向前跑去”的命运象征；在结尾处，重复的“隆隆”声响替代了叙事语言，仿佛在对读者说：“语言无法表达的情感，就让声音来承载。”

当语言在巨大的情感面前失效时，声音接管了叙事，让读者在余音中感受到命运无可抗拒的推进。

二是日记体裁的叙事。日记本作为叙事的物质载体，在结尾处被王倩贞带走，制造了一个巧妙的转折。读者一直在阅读的“日记”，在故事内部消失了。意味着真正刻骨铭心的经历无需记录，已经刻在了心里，意味着叙述权从莫问天转移给了王倩贞，预示着他们的故事将由两个人共同书写。

这种叙事层面的设计，使小说的结尾超越了简单的爱情悲剧，而具有了现代主义的形式自觉。真正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是无法被文字完全捕获的，它们只能沉淀于记忆的深海。

三是情感克制的美学。全书最动人的段落，往往发生在情感的临界点却戛然而止。主人公莫问天在泰山病中孤独自白，没有渲染，只是平静地陈述“心里有点害怕”。王倩贞在火车站满脸泪水，莫问天只是看到“她脸上满是眼泪”，没有追问，没有拥抱。曲阜车夫红着脸要奶粉时，莫问天没有发表感动宣言，只是拿出日记本记下地址。

这种克制，剔除了廉价的煽情，使作品避免了煽情，反而让读者在留白处积蓄了更为深沉的情感张力，获得更深沉的共鸣，令读者在无声处听惊雷。

四是叙述语言的简约。陈博士在创作时保持了简约节制的风格，却在细节处见功力。“枕边湿湿冷冷的，不知是否沾了一夜寒露”，这样的句子克制而动人，不煽情却令人心折。诗词在此不再是静态的文本，而是流动的、参与叙事的情感催化剂。

这种引而是“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尤其是莫问天自作的“如果让我变成西湖的垂柳”一诗，虽显稚拙，却因其不事雕琢的真诚，成为了主人公从“存在主义迷惘”向“主动去爱”转变的重要标识。对于火车的描写贯穿始终，“隆隆”声反复出现，既是对物理环境的真实捕捉，也成为莫问天心理节奏的音响化呈现。

五是凄美完整的闭环。《路途上》是最凄美、也最完整的精神闭环。上世纪 1984 年的这个时间戳，让这场恋爱悲剧，恰好卡在时代巨变的门槛上——香港尚未回归，大陆刚开放不久，一切都在流动，

唯有有人心底的怅惘是静止的。

《路途上》的魅力，还在于它以近乎童话的纯净，呈现了作者心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即使在最陌生的地方，在最偶然的相遇中，人与人依然可以跨越地域、阶层、文化的隔阂，建立起真诚的连接。

六是古典诗文的嵌入。小说中自然嵌入了张继《枫桥夜泊》、白居易《白云泉》以及莫问天自写的诗文颇有匠心，是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两人在寒山寺咏张继的《枫桥夜泊》诗文，是古典诗歌进入现代叙事的自然方式——触景生情，借古人之口道出己心。

在天平山咏白居易的《白云泉》诗文，使诗词不再是书本上的知识，而是他们心境的外化。“君问归期未有期”“云本无心水自闲”，精准预言了这段感情的结局，像云一样聚散无常。

而主人公莫问天写给王倩贞的诗文：“如果让我变成西湖的垂柳/我就牵着你的衣袖……”则写得质朴甚至稚拙，但正因其不事雕琢，反而显得真诚动人。这是全书唯一一次直接的情感告白，是第一次主动表达情感的尝试，也是他从“漂泊者”向“有情之人”转变的标志。

第8章

哲理意蕴：

意义，阐述旅途终点亦是新的起点

我心裡絞痛，眼前的景物已經被淚水浸得模糊，天上的圓月，彷彿變成了湖面上那不停飄盪的月影，我甚麼聲音都聽不到，只聽見：

「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

——游记小说《路途上》精彩片断

《路途上》的终极追问，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直指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救赎之道。主人公莫问天的旅途，从身体的漂泊到心灵的安顿，从孤独迷茫到感受温暖与爱，最终虽然回到了现实的生活，但这段旅程带给他的，是对生命意义的重新审视，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情感的珍视。

其深刻意义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小说标题的意义**。《路途上》的标题，本身就包含了它的全部哲学：终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路上。主人公莫问天最终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没有拥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甚至失去了记载旅

途的日记本。但他遇到了程老伯、甘努力、三轮车夫、曲阜车夫、王倩贞。这些相遇像铁轨两旁的路灯，虽不能驱散全部的黑暗，却足以照亮脚下的几步路。

小说的最后一行是连续排列的“隆隆”，没有句号便是N个省略号。这意味着火车不会停止，旅途不会结束。但读过整部作品的读者会明白：真正的归宿不是某个地理坐标，而是旅途本身——是每一次挥手告别，每一次萍水相逢，每一次在隆隆声中独自醒来，发现自己依然在前行。结尾处无休止的“隆隆”声暗示，生命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进行式，真正的归宿恰是旅途本身。

2、改革开放的意义。1984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列车刚刚启动；而这部小说中的年轻人，也在时代的轨道上开始了他的漂泊。四十年过去，火车仍在奔跑，“隆隆”声从未停歇。陈赞一博士用一个朴素的故事告诉我们：意义不在目的地，而在路途上；不在拥有，而在相遇；不在答案，而在追问本身。

《路途上》从一篇个人疗伤记，推向了一场关于“在路上”的终极叩问。陈博士笔下的莫问天，已经不再是单纯在逃遁现实，而是在用双脚丈量一个庞大、粗糙却真实的时代中国。这正是《路途上》超越时代、依然能打动今日读者的根本原因。

3、新的起点的意义。可以说，《路途上》是一部有温度、有思考的短篇佳作。它在传统旅途叙事的框架下，注入了现代人对归属感、生命意义与人间情谊的普遍追问。火车终将到站，旅途终会结束，但那些在路途上相遇的善意、那些因陌生而愈加珍贵的温暖，却可能成为漂泊者内心最坚实的行囊。正如主人公在蒙古草原仰望星空时的感悟——人虽渺小如草原上的一根草，但正因为认识到这种渺小，才更懂得珍惜路途上每一份偶然却真挚的相逢。

火车的“隆隆”声从未停止，时间永远在流逝，长城终将风化，人终将被遗忘——但旅途上的每一次握手、每一罐奶粉的承诺、每一张写满地址的日记簿纸页，都在时间的洪流中留下了微小的、却真实存在的温度。这或许就是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意义不在终点，而在路途上。

结 论

寻根文学推动了中国文学从“政治反思”向“文化反思”的深化，让“文化”成为文学的核心维度之一，打破了此前对西方现代派的简

单模仿，尝试构建本土化的文学语言与审美取向。

可以说，陈博士创作的游记小说《路途上》是一部极佳的抒情作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汉语文学版图中，它既不同于寻根文学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先锋文学的技巧炫示，而是以一种近乎“素人写作”的质朴姿态，诚实地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心灵之旅。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火车轰鸣、尘土飞扬的旅途上，即使在孤独漂泊、迷茫困顿的生命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与温情依然可能，并且正是这些微小的相遇，构成了生命意义最坚实的基底。

《路途上》这部游记小说告诉我们：人生的旅途，最重要的不是终点的抵达，而是在路途中所见的风光、所遇的人、所悟的道理，这些都将伴随我们，在漂泊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处。日记的遗失或许是一种遗憾，但那些刻在心的经历与感悟，将成为他未来生活的力量。

《路途上》是香港寻根文学的典范之作。它充分展示了香港著名作家陈赞一博士叙事艺术与生命哲思的创作风格。四十年后再读《路途上》，我们依然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在这个加速流动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莫问天，在寻找归宿的路上，因那些偶然却真挚的相逢，而拥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我期待，陈博士再次为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创作出更为上乘除的文学作品！

2026年5月28日写于宝应可人书屋